



父亲的
退休生活 ⑧

挥毫泼墨也潇洒

□蒋静波

三四年前,有过一段日子,不见父亲去旅游,也不见他上网。我感到纳闷,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。父亲说,没事,好得很。

我到父母家想看个究竟。坐在楼下的母亲说:“别去打扰他,他每天在练字。”

刚踏进家门一看,我呆住了:地上、沙发上铺满了写有毛笔字的报纸,父亲站在桌前,正饶有兴趣地欣赏一幅墨迹未干的书法作品。我凑近一看,是一段古文:“苏太简参政家物,多著,邳公之后四代相印,或用,翰林学士院印。芾记。”

“爹爹,最近要参加书法比赛吗?”

“我的字拿得出去吗?平时练练,要紧关头就不会出丑了。”父亲认真地说。

原来,今年父亲接连碰到了两件使他出丑之事。一次,他应邀去参加一家茶艺馆的开业典礼,有许多文化名人前来捧场,当然不乏书法家。现场,主人请嘉宾用毛笔签到,父亲看着几位嘉宾挥毫落笔如云烟,顿时气短,只得勉强下笔。还有一次,一位学生的家长邀请父亲到他经营的工厂做客,主人陪他参观完生产车间后,请父亲去他办公室喝茶,父亲看到办公室里一应俱全的文房四宝和主人挂在墙上的书法作品,才知他是一位书法爱好者。主人恳请父亲为他写幅横条,留下墨宝,父亲再三推托匆匆而别。

的确,父亲不喜欢当众写字。每当提及书法,父亲总显得诚惶诚恐,说是几十年的教育生涯最难的就是写好字,天天看别人写的字,自己也天天写字,但还是没能把字写好,觉得有愧于教师的称号。在职时,每当他看到同行有一笔好字时,总在我面前边赞美边露出羡慕之情。其实,我一直以来最佩服的就是他有一笔好字体,无论是硬笔、毛笔,还是粉笔,一样瘦硬挺秀,结构严谨,颇有“颜筋柳骨”之意韵。不是我夸奖父亲,从小学到大学,我自认为还没有遇到过比他一手字体更漂亮的老师。

这两件事沉重地打击了父亲的自尊心。痛定思痛后,父亲于是发奋图强,闭门不出,开始练习书法。得知原委,我差点笑出声来。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太高,他哪能将自己的书法与书法家相提并论呢。

从此,家里墨汁飘香,报纸翻腾。开始,父亲先是随性挥洒,每天练一首古诗,对自己的定位是要求执笔手不抖,落墨字有形,通过近一个月的练习,手开始听从主人的使唤。接着,开始临帖。父亲深知,学好书法应先从小楷起步,打下扎实的基本功。但楷书太工整,书写费时,他没有耐心学。于是,他另辟蹊径,临摹米芾、王羲之的书帖。我眼前所看到的那段古文就是米芾著名的《苏太简参政帖》。

父亲的这般认真倒是我前所未见,令我感动。不过,凭我对父亲以往的了解,不出二个月,他的毛笔肯定会束之高阁,学书法多枯燥呀。哪知,父亲咬着牙,坚持了下来。只是,两个月后,由开始的狂热转为理智的学习。父亲说,如今临摹前,必先认真读帖,了解作品的内涵及文化底蕴,将每天欣赏米芾、王羲之们的翰墨作为享受,在书法中感受风樯阵马的动感和雍容沉稳的静谧,而临摹更是一种致敬和心灵的交流。在领悟中练字,已成了父亲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乐事。

上个月,父亲随朋友去参观一家书画馆,馆长邀请参观者泼墨书写,父亲终于不再犹豫,大方地写下了“天道酬勤”四个字,得到了馆长及同行的好评。还有一次,父亲老同学的家属给他做了两双棉鞋,父亲觉得受之有愧。老同学笑道,不妨写几个字,用举手之劳答谢吧。于是,父亲欣然提笔,录写了杜牧的《山行》以答谢。上几天,父亲对我说,他的一位朋友的孙子结婚,要他写对联。我不假思索地说,你一定不会答应的。他说,我当然答应了。

如今,父亲已养成了天天练字的习惯。虽然,他的书法永远达不到书法家的境界,但他明白许多事经过努力并非一定能取得成功,不如期望低些,在追求的过程中受到启迪、感到快乐,也是一种收获。



向往
风景

和顺的时光

□徐子鸣

距“极边第一城”——腾冲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和顺古镇,我已久闻大名。2003年被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等杂志,推荐为“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”;2005年更以其独特的魅力,被央视评委会选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首。我们从大理出发,沿着西南古丝绸之路,翻越高黎贡山,一路向西,直奔和顺。

穿过一座大牌坊,迈上双虹桥,就进了绿树掩映中的古镇。但见和风轻拂,垂柳依依,河水清澈,鱼翔浅底。荷塘中水草浮动,群鸭嬉戏,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。据说这里古称“阳温墩”,因一泓碧水绕镇而过,改名为“河顺”,后来又取“土和民顺”之意,就成了现在的名称。

河畔让我感兴趣的是,一个个伸展出去的埠头,都盖了亭子,设计和建造颇为讲究,上面圆木为柱,瓦片盖顶,下面条石呈格子状平搭于水面,踩踏舒服,洗刷方便。导游介绍说:当地人称之为“洗衣亭”,这是和顺出门“走夷方”的男人,对在家操劳的女人最独特、温馨的表达方式,让她们洗衣物时有个避风挡雨的地方。因为位于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,和顺人素有“走夷方”的传统习俗,男人到了十七八岁,就会跟随马帮去缅甸等地闯荡,不愿出门打拼的会被认为是“窝囊废”。现在和顺居民有6000多人,而他们的亲属分布在缅甸、泰国、印度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的则有12000多人。他们之中许多人一去不返,客死他乡,但也有不少人发财发迹,衣锦还乡,回来后就建大宅、修宗祠、搞慈善。所以这里的古民居很多都是中西合璧,游人一定要仔细看看。

和顺的大街小巷顺着平缓的山势而建,大批的古民居自下而上,分族划片,同姓聚集,房屋毗邻,相互联通。大概是相对封闭和安定的环境所致,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明清建筑文化的特色,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活化石。许多民居细细看去,既有徽派建筑粉墙黛瓦的神韵,又有云南特有的“三房一照壁”、“四合五天井”的风格,同时也融入了西方和南亚文化的元素,如南亚的装饰大门、西式的雕花玻璃、欧化的铜窗窗雕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“弯楼子”,它不仅是一座民居,也是著名商号“永茂和”的李氏家族代称。李家建房时没有凭借自己的财力、声望,把道路裁弯取直,而是顺着巷道的自然弯曲砌造,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形象的称呼。走进这座三进三房一照壁的组合式建筑群,里面建造的木材都是上好的楸木,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,许多精致的雕花木窗已露出原本木

色。家具摆设,既有中式古董,又有西洋器物。整个建筑现已辟为民居博物馆,只住着一位80来岁的老婆婆,这位李氏后人淡定自若地听着参观者的赞叹。

不知不觉地,我竟找不到自己的团队了,打个电话问清最后汇合的时间,索性“独游”到和顺图书馆及滇缅抗战博物馆,度过我在和顺的最后时光。被赞为“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”的和顺图书馆,是中国最古老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乡镇图书馆,由大门、中门、馆舍主楼、藏书楼及花园组成,主体建筑是一栋五开间两层木结构楼房,整体上给人一种安适而祥和的感觉。阅览室里悄然无声,令我的脚步也自觉放轻起来。几位老人戴着老花镜,在默默地翻阅报纸和杂志,我顺手翻翻书报架上的杂志,都是新近出版的。据手中的导游指南介绍: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同盟会组织的“咸新社”,以及1924年成立的“阅书报社”,后为“推动地方的文化事业”,号召镇里和在缅甸的同乡捐书捐款,从一两本画报、三五个银元、半个书架开始,于1928年正式建立图书馆,1938年建造了新馆舍,迄今有藏书7万余册,其中古籍、珍本达1万多册。整个图书馆也成了和顺人亦商、亦儒、亦农的一种象征。

按着导游图,摸到滇缅抗战博物馆,这儿原是抗日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旧址。房舍并不宽敞,作为博物馆更显逼仄之感。不过里面的展品琳琅满目,有敌我双方的枪支、弹药、水壶、钢盔、旗帜等战场遗物,共5000余件,还有许多老照片,真实地再现了滇缅抗战的历程。据称这是“一个人的抗战纪念馆”,是我国第一个由民间人士出资收藏、建设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博物馆。主人是腾冲农行的一位副行长,在这块抗战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上,他自小就有不少“二战”时的军需品和战争遗物,工作以后开始疯狂收集,曾为买一把日军将级军官的军刀,花了16万元人民币。说实话,我对滇缅抗战这段历史是茫然的,我们许多近现代书籍中几乎没有这一页,仔细看完全部的展览,很有如梦初醒的感觉。刚好附近的一家小书店有一本《大国之魂》,写的正是滇缅之战,带着再探究竟的心情欣然购下。这本书直到飞回宁波的途中,才兴趣盎然地读完,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,所谓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意义,或许就在此吧!

总第6290期 配图 徐子鸣
投稿热线:essay@cnnb.com.cn



当地特色的“洗衣亭”